

船上人家

憶珠題

蒋霞萍 著



文匯出版社

船上人家

憶珠題



蒋霞萍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船上人家 / 蒋霞萍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496-1746-3

I. ①船… II. ①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4795号

船上人家

封面题签 / 忆明珠

出 版 人 / 桂国强

作 者 / 蒋霞萍

策 划 / 熊 勇

责任编辑 / 鲍广丽

封面设计 / 谢 旻 蒋小鱼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排版 / 泰州市隆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 / 32

字 数 / 110千字

印 张 / 7.25

I S B N 978-7-5496-1746-3

定 价 / 30.00 元



作者简介

蒋霞萍，笔名蒋小鱼，扬州港船民的女儿，曾为兵工厂工人、幼儿园老师、广播员，企业董事长。20 世纪 80 年代起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为电视文学剧本《凤凰涅槃》（30 集）。现为江苏传媒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亚洲影视研究中心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无论我的一生经历了什么，和父母、兄弟姐妹在大运河上生活的经历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无论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文学创作永远是不曾走远的梦。”

序一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集。我说“别开生面”，是因为书中的十几篇散文，从诸多侧面集中地反映一条船、一个家、一处地域，跨度几近一个世纪。现代人大都读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部作品表现的地域，正是当年张若虚曾经临水兴怀的地域，即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水网地带。作品既描写了今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良辰美景，又描写了狂风巨浪的水上生活和“跑马行船三分命”的惊险人生。现代人也大都熟悉《打渔杀家》的那出京戏，“清晨起开柴扉乌鸦叫过”，千年前船民的凄凉身世与侠义行为使人荡气回肠。蒋霞萍女士的这部作品《船上人家》，诸多篇幅则可以说是当代萧桂英赞美当代萧恩的一组交响曲。她向我们细致地刻画那绰号“过江龙”的父亲，侠肝义胆，劈波斩浪，倾向革命，严于家教，简直是再世的萧恩，一位扬州水上的英雄好汉。

这是一本容易使人动情的书。舟行生活，有时候云淡风轻，烟波浩渺，白帆点点，晚照如金。在《夜航》中写层层追逐的浪花如调皮的娃娃嘻嘻哈哈；而风鼓舟帆时，船上的孩子们唱起欢快的儿歌，感谢风婆婆推波助澜，童音缭绕。书中更多的笔墨，是展现《风雪长江口》的壮观

现象。巨风刮得带起了哨子，一个又一个白浪头迎面扑来，作者的父亲“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青，额头上暴起了根根青筋”，巧妙地与风浪周旋，驾着木船在浪卷中穿行。精彩的水上生活的细节描写，源于作者是地道的船家女儿，而不在于生花妙笔。更使人感动的是船上的几个人物，一是美丽的少女小香，她的悲惨命运催人泪下，如果我当时在侧，一定会仗义执言，施以援手；还有一个是憨厚而诚实的船工毛二，勤苦一生，与水为伴，我真想于月白风清之夜，前往船头与此人共坐舱板，共饮一壶浊酒，说一说世事沧桑，感悟人生。

这是一部散文集。有些篇什，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有些篇什，则近似于短篇小说。文学式样的交错是无妨的，重要的是所反映的生活如此厚实，所表达的情趣如此真醇。老舍的《骆驼祥子》让我们记住了北京的人力车夫，鲁迅的《祝福》让我们记住了绍兴深山中的农家女子，汪曾祺的《受戒》让我们记住了里下河小庙里的少年和尚。这本《船上人家》呢，我以为会让我们记住扬州的水上船民，记住他们的欢笑与眼泪，记住那一位位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常年拼搏于风口浪尖的船上人。

丁家桐

2016年1月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扬州市文联主席）

序二

人的每一段记忆，似乎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巧合了，无论尘封多长时间，生动的情景都会重新呈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意味着太多太多的内涵与意义，简直是大家的心尖尖、命根子，是植入每个人脑中、心中、血液中、身体中的根、脉、魂、梦、记忆和元气。白居易的一首七绝“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是远行人”，对家的涵义作出了诗意的诠释。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短短十个字，更是将思乡愁尽情渲染。家，是一本书籍，用心灵去解读它，一辈子都温馨生动；家，是一间房子，哪怕整个世界都在下雪，走进其中却是春天；家，是一眼清泉，喝上一口，爱的甘甜会滋养你的一生；家，又是一轮明月，想家了，抬起头来，便将清辉洒遍了你的心扉；家，还是一碗热汤，越熬越浓，越有味道越有滋养；家，甚至是一副良药、是一根拐杖，服用了它，身上心上的伤才能治愈；拄着它，没路了用它披荆斩棘；家，就是一串串的故事，每个家的故事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蒋霞萍在《船上人家》这本散文集中，用“数星星”

般的方式娓娓道来，用“白描式”的手法向我们讲述了她的家——船上人家、小家与大家的真实故事。在她的故事里，她的家是一条风浪中的船，载着她童年的欢乐和亲情。在《鱼的记忆》《夜航》《小黑子与毛二爷》里，家是一条盛满浓浓童趣和亲情的船，是一幅虽然已褪色但却让人耳目一新的船上人家的民俗图。《小香》像一曲哀婉的二胡小调，在如泣如诉中让人心都碎了。在这个故事里，家是一个神秘的五味罐，里面装着一家人才知道的酸甜苦辣，也是苦难中滚落的一滴滴泪珠。人生不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欢聚与离散，不就是一段接一段的幸福与苦难么？《风雪长江口》《人生如戏》《过船闸》，家又好像是一处港湾、一盏指路的明灯，不管外面的风浪有多大、道路有多暗，船驶入安全的港湾仿佛人回到家。《马棚湾的枪声》《夜闯龙头关》与其说蒋霞萍把我们带进了那条船的故事里，不如说她把我们带进了家国情怀的境界里。父亲、母亲、彭老板、大表哥、陈连长、如意、袁会长、莫文、关一指，这些名不见经传、普普通通的人，深知有国才有家，舍“小家”才能保“大家”，用自己的义举把家的涵义书写得更为高阔而深刻。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家，都是一条船，一家人风雨同舟共患难；家，是一处港湾，为我们遮挡着风风雨雨。对于外出的人，家就是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着归程；家，这

条船载着一代一代人，在生命的旅途中默默前行。在蒋霞萍的故事里，家不仅是小家，也是大家；家不仅是一条船，也是一处港口里无数的船；家不仅是过去的记忆，也是未来的希望；家不仅是风俗史、文化史，也是情感史、心灵史；家不仅是个旧物、地址，也是一份留有体温、指纹、细节、各种难忘的人和事所构成的生活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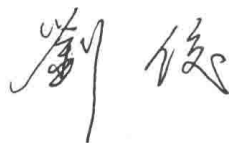
正因为蒋霞萍的这番真情实感，也因为故事发生地和我们大部分人生活的地方不一样，才更加宝贵。

我的家乡在高邮，在大运河边。在这篇序文落笔前，我专程作了一次故地重游，试图寻觅那条船、那个港湾。我伫立在高邮湖畔、大运河边，只见那儿河水寂静、桅杆如林、芦白草黄、满地落叶，还有从船上飘出的缕缕炊烟。这仿佛是一幅岁月枯荣图，所有船上人家的苦乐悲欢都凝固在图中；唯有眼前的缕缕炊烟，才让我感觉到这儿原来还是烟火人间，还有欣欣然的生气。回来的路上，我听到了从运河小岛镇国寺传来的阵阵苍凉、浑厚的钟声，一声声悠远的钟声，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催我加快了步伐。

晚上，我竟然梦见了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个老革命军人，十几年前已逝去。可是在梦境中，我的父亲分明健在，依然是那样的英武、那样的慈祥……

记忆始终在记载着时光、刻录着流年，虽然往事已

去、故人沧桑，但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不能忘怀的人和事。
《船上人家》载着我们，让梦境里、回忆中的一切栩栩如生……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刘' (Liu) on the left and '俊' (Jun) on the right. The style is cursive and fluid.

（作者为扬州市文联主席、扬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目录

序一 丁家桐

序二 刘 俊

鱼的记忆..... 1

风雪长江口.....15

夜航.....30

小香.....42

人生如戏.....61

小黑子和毛二爷.....77

过船闸.....95

马棚湾的枪声108

夜闯龙头关130

大姐的选择190

后 记213

鱼的记忆

那青翠的芦苇间不断闪过我们的红肚兜、红背心
和红葫芦。

江天晚霞，舟横野渡，网晒汀沙。一家老幼无牵挂，恣意喧哗。新糯酒香橙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些醉煞，和月宿芦花。

……对于现代人来说，赵显宏的元曲《满庭芳·渔》中所描写的生活一定是太理想、太奢侈了，但那却真是我儿时曾经的生活。只不过，那不是在渔船上，而是在我们家的大船上。

秋天的下午，我们家大船停靠在长江的夹江口。父亲站在船头上，双手拢在嘴边，向夹江外不远处打鱼的船“哦哦哦……”地大声招呼几声。于是，正在收网的渔船也“啊啊啊……”地回答着，有一两条渔船调过船头，向我们摇了过来。还在渔船调头向我们摇过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就已经心急地在船舱上又蹦又跳了。等到渔船靠



夹江

上我们的船帮，打鱼的揭开船舱板，那活蹦乱跳的鱼又会引起我们一阵开心的喊叫。父亲总是能满足我们每个小一些孩子的愿望，把我们看中的鱼一一买上来……等到我们都挑选好了想要的鱼，父亲最后也会挑上几条他看中的鱼。往往我们挑的鱼好看，好玩，而父亲挑的鱼时鲜，好吃。比如，他会根据季节挑出刀鱼、河豚鱼、鲥鱼等。这时候，往往连渔船上的老大也会夸奖父亲很懂行，说父亲挑走了他今天打的最好，也是最难打的鱼。然后父亲就和渔船老大开始讨价还价，往往我们几个孩子挑的鱼加起来也比不上父亲挑的一条鱼的价钱贵。也是在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刚才打鱼的为什么要先说父亲挑的鱼是他今天打的最好的、也是最难打的鱼。往往也是在这时候，我们才突然觉得父亲好了不起。

我成年之后，无论是在工厂工作、还是自己经营企业，都比较务实，回想起来，应该和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行为有关。

有时，父亲也会招呼母亲到船旁边来挑几条她喜欢的鱼。正在往一只放在船舱上的大木盆里一桶桶打水的母亲，听到父亲的招呼声，总是会抬起头，笑着对父亲说：“你挑吧，你比我在行，我喜欢吃的鱼你又不是不知道。”其实母亲也是很懂鱼的，也有她自己喜欢的鱼。但她总是让父亲为她挑。这可能也是母亲多少年来一直让父亲在大

事情上对她言听计从的原因之一；无关紧要、不是什么原则的事情或者自己不懂的事情，母亲很少去过问。

还在我们激动地对着船舱里的鱼大喊大叫的时候，母亲已经把大木盆打满了水。看着刚刚还在渔船的船舱里活蹦乱跳的鱼，一下子到了我们家船上的木盆里游来游去，我们又会开心地围在大木盆边上，争着看自己挑的鱼。

鱼买上船是吃的，但是想到那些活蹦乱跳的鱼马上要被母亲收拾了做成菜，我们又改变了主意。于是就又缠着母亲，央求母亲不要杀这些鱼，甚至表示宁可不吃，也不让母亲收拾鱼，因为我们要和鱼“玩”。

有时候我和弟弟还会涕泪俱下。

看到我们眼泪鼻涕都用上了，母亲也不着急，她一边撩起阴丹士林布的褂子大襟给我们擦干净脸，一边喊父亲，让他带着我们和打帮的船上的孩子一起下船上岸去玩。

这可是比和鱼“玩”大得多的吸引力和诱惑，它立刻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

要知道，生活在船上的我们对土地永远有着一份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渴望。更何况船现在正停在夹江口，不远处，有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高过人头的芦苇荡。而那天对我们更刺激的是除了我们可以和已经熟悉了的打帮船上的几个孩子一起下船、上岸玩，芦苇荡旁边还停着几条

其他港的船，我们早就注意到了，那几条船上每一家也有好几个孩子，如果他们我们……不由地憧憬起来。

我们之所以有那样的憧憬，因为船民的生活形态是一条船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孩子们从出生那一天开始，以及整个童年，甚至少年，都只能和父母、兄弟姊妹生活在一起。很长时间只知有亲情却不知世上还有友情。当然，那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正常，正常得就像我们每天出了船舱，风、云、水、月、阳光、空气就是我们的玩伴一样。但是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我们开始向往和家庭以外的人，特别向往和同龄孩子进行交流，向往友情。这种向往有时比“上岸”更加让我们渴望，因为土地是固定的，而船永远是流动的。我们开始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问母亲：“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想什么时候上岸就什么时候上岸？什么时候可以像岸上的孩子一样经常和其他的人说话呀？”回答总是千篇一律：“等你们长大了。”

可想而知，如果芦苇荡旁边停着的几条其他港船上的孩子今天也能“上岸”，那就意味着，那个下午不仅我们的脚可以踏上坚实的泥土，还可以尽情地和其他船上的孩子们一起玩耍，那该是多奢侈，多惬意啊！这种憧憬让我们忘记了一切，当然也可以放弃一切其他东西，包括刚才还吸引着我们的那些活蹦乱跳的鱼。

于是，我们又都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父亲身上，心急

火燎地催促父亲去解小划子，送我们上岸。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他也看出来我们的心思，他会先和一起打帮的船老大说好，由他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江滩上芦苇荡里玩，得到了应允，父亲又把双手拢在嘴边，向不远处那几条其他港的船拉长了声音喊道：“老大，带小毛头（有时候是“小伢子”）们到芦苇荡里抓蟋蟀去啊！”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来判断那几条其他港的船是怎么称呼孩子的，稍微大一点知道了，每一个地方的船都是不同的形状。喊完了，父亲会立刻去船后艄，解开拖在大船后面的小划子的缆绳，把小划子拖到船帮边上来。往往我们一个个差不多在小划子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就蹦了上去。

这时候，听到父亲招呼的那几条其他港船上的大人，也开始把孩子往江滩上送。这一下我们更着急了，七嘴八舌地告诉父亲：“那边的小划子已经离开大船了！他们要先去芦苇荡了！”那情形，好像我们不是一帮小孩子去芦苇荡玩，而是两支抢登滩头的部队。我们这么一叫，父亲的动作立刻利索起来。他让我们几个孩子在小划子上站好，用力一竹篙子接一竹篙子的把我们送到江滩上。

孩子们终于在江滩上汇合了，夹江边顿时热闹了起来。那几条船有的来自浙江，有的来自东海，有的来自江